





皇明疏鈔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為治是為伯道伯



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  
王道真伯道僞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  
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  
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  
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  
道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  
能裁之而羣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  
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  
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  
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  
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

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  
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  
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  
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  
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  
遂以漸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  
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  
已一時而惠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  
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為之資有大有為之志  
者不能克也 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 臣在山林伏  
聞 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嗣登寶位屢



著大有為之實邇者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况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叅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明效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志者事

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克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為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



即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為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

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



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  
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  
也淨而均兼之庶恥喪而浮偽滋後世之習俗日惡  
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  
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  
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  
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  
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  
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則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  
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知  
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  
以盡其情彼勲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  
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  
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之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  
時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  
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棄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詔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  
恩以忠見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興奸邪誤事  
俱各斥貶李汝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



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棄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聖明冀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讒諂易於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所雜也伏望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



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為治鑒古為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為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求為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

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云五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



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  
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  
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  
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  
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  
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  
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  
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  
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  
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 聖治之  
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

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  
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  
上鑒金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  
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  
大事面折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  
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  
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  
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  
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  
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



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謙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庶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



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攷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跪為敬不顧人君社稷為重惟事逢迎奉順為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為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

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眾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干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草蕩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



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嚴自持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為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做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以文奸偽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斲我彝倫為世大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為不可况 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

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勅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恠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幸無比去歲靈濟宮脩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饑凍流離 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



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法  
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 聖明所為  
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  
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  
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偽若以嗣位之初未  
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  
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救至 皇上而始正  
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  
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  
而勞損天下之民也 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  
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

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  
不急之物篩簾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  
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  
木犀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  
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  
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  
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  
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  
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  
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  
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



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 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  
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  
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  
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  
物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  
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令依式製造尤為近便  
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  
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  
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  
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  
二聖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  
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  
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  
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  
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  
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為比其他奢  
侈之君殆又其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  
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  
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皇上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治安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脩唯喏之節里之事其隣必從容而言之父之事其子

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棄輔



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寺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

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脩胡寇日肆夫以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脩省克已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



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宸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懣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



求天下之是也。邇者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寄聰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眾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眾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

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太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頽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  
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  
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 聖德雖克軍為民  
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為徽艾既久 陛下亦必推  
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  
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  
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  
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為  
甚切則其情為獨苦其情為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  
也况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獨

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為治推  
無一人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為民為  
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  
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  
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 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  
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  
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  
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  
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  
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  
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



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董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陛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斤直銀三四分矣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為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克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為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



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脩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招博募選其豪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抵克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各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

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脩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叅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柰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叅政總管勸農



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  
 克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  
 道寓焉爾書褒美增秩賜金湏公卿則簡之郡守缺  
 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  
 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  
 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  
 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  
 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  
 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

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  
 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  
 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  
 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  
 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  
 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  
 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  
 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  
 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



舉以為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論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

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 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



皇明史稿 卷之三  
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  
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  
所知者為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  
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  
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  
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  
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  
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  
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  
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  
翰林檢討今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

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  
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  
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  
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  
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  
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  
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  
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  
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  
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  
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不能



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 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舉之以充國用豈不足以替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

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計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



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三曰 尊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監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今與內外之使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

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 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



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泉恭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

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尊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



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

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 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



以虛為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  
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  
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  
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  
為姦究之地 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大  
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  
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  
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  
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  
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

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  
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  
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  
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  
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  
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或出臣章  
以示在庭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  
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  
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  
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



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

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



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多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

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幘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 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柰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



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誦瀆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殿閻羅之形剉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

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



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

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况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路道故



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  
梁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  
而靡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  
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  
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  
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  
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為 陛下之赤子也柰  
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略不傷  
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  
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

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  
吏之言所遷惑於凡 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孽妖  
色之害與凡 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  
載於大學衍義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 經  
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  
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  
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  
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  
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  
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



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

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艱旣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櫟而養檟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檟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為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



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孫懋

臣伏念備員諫垣於茲有日愚衷未竭夙夜寧忘直慮誤犯 天威自罹罪憲於 國事無補於 陛下聖德有累也夫既無補於事而又有累 聖德則臣妄言之罪反有重於不言之罪矣以是因循將發復止然尸素自咎傍徨益深頃者伏聞 車駕 大祀南郊尋游海子當時大小臣工罔不相顧失色誠以南海子者延袤不啻數頃儻 鑾輿一日周游不及

則 聖御何所安止大禮何由 慶成於是相率具

疏請還賴 陛下聞言即悟從諫如流即日 車駕

還宮 慶成大饗神人胥慶中外騰懽雖古帝堯之

稽衆舍已帝舜之明目達聰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

從諫弗拂不是過也 臣以是知 陛下有優容之量

而臣負隱默之罪非一日矣於是且喜且慙披瀝肝

膽謹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昧死為 陛下

言之何謂大本 一曰保 聖躬 臣聞之詩曰纘戎

祖考王躬是保保者謂保其身體蓋太保之職也然

則王者之所以自保可知矣若近者游幸射獵之事

有馳逐之勞有銜檠之虞非所以保 聖躬也况



陛下春秋鼎盛 儲位尚虛正宜優游深居願愛  
聖體近關睢窈窕之迷廣螽斯子孫之福以上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答四海臣民之望也且家索千金  
坐不垂堂况 萬乘之重乎伏望 陛下睿思精慮  
凡游畋佚樂之習無內無外一切戒絕自然 聖躬  
有養和氣召祥 皇嗣由是誕育 宗廟生靈永有  
賴矣 二曰早 視朝 臣聞之禮曰朝辨色始入君  
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群臣  
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自古帝王追我 祖宗之御天下莫不皆然今 陛  
下一月視朝不過再三退朝之餘日已昏晚則何以

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 朝貢而至者  
觀望攸繫畏忽所關也伏望 陛下乾剛夬決勵精  
圖理日出而 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內而中國奠安外而四夷畏服矣 三曰  
御 經筵 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  
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  
之已我 國家開設 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 陛  
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  
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  
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 陛下日講月講務  
循常期因以延見群臣切劃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



接皆正人學有緝熙於光明 聖德日新又新矣夫此三者皆不出乎 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危治忽繫焉故曰大本 何謂急務 一曰任老成夫自古守成之君必倚老成之臣以為輔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今有之而可以不用邪臣切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林俊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 先朝或與受 顧命或敷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朝廷乃心罔不在 王室况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首跂足以冀其復用如蒙乞 勅各該有司或遣行人等官以禮聘召督促赴 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

必有興治致化之功裨益 聖政聿隆太平所謂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 二曰廣言路夫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明御史如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體行韓邦靖李中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 勅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體起取赴部復其言官或別加擢任則忠良效用讜言日聞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不越此矣 三曰重本兵夫兵



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推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然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乞下廷議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虜寇詩曰豈不日戒嚴狝孔棘是也今朝廷久留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

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乞下廷議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虜寇詩曰豈不日戒嚴狝孔棘是也今朝廷久留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



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若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  
留邊兵遣還本鎮以時操備仍 勅各邊撫按官員  
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庶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  
矣 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  
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耶師旅一興則  
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亦大  
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蓋亦反其本邪昔人謂冗  
不去不可為國今日之冗 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  
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  
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監局實閑之工匠凡  
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視 祖宗之時不知

凡幾倍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  
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盡行 奏革  
或量為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  
有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為緩而忽之者也故曰  
急務雖然 臣以是數言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  
也實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於萬一也 謹蒙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 廷  
諸臣之所言則 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臣無任激切  
願望之至



一  
疏鈔卷之三終



